

Studies of Principles of Qu

曲律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曲律学/王力著.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王力别集)

ISBN 7-300-05888-4

I.曲…

II.王…

III.戏剧文学—文学研究—中国

IV. I20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24716 号



王力别集

曲律学

王力 著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发行热线:010-82503022

编辑热线:010-82503013

网 址 <http://www.longlongbook.com>(朗朗书房网)

<http://www.crup.com.cn>(人大出版社网)

<http://www.tt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印刷厂

开 本 889 × 1194 毫米 1/32 版 次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张 5 插页 2 印 次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112 000 定 价 14.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目 录

第一节	曲的概说	(1)
第二节	衬字和字句的增损	(10)
第三节	曲韵(上)	(24)
第四节	曲韵(下)	(39)
第五节	入声和上声的变迁	(57)
第六节	曲字的平仄(上)	(69)
第七节	曲字的平仄(下)	(82)
第八节	曲谱举例	(98)
附录一	南戏之渊源及时代	王国维 (116)
附录二	元曲本及其作家	王 易 (125)

第一节 曲的概说

词和曲,这两个名称都选择得不很好。现在普通所谓“词”,唐代叫做“曲”。因此,唐崔令钦《教坊记》所录的曲名,如〔望江南〕、〔浪淘沙〕之类,也就是词名;而且有些词牌简直就叫做“曲”,例如〔金缕曲〕。现在普通所谓曲,元明两代却又有许多人叫做词,例如周德清《中原音韵》里面所谓“词”,都是指曲而言(周氏有《作词十法疏证》);李玄玉《北词广正谱》,宁献王《涵虚子词品》,徐渭《南词叙录》等书所谓“词”,也都是曲;蓁斐轩《词林韵释》和戈载《词林正韵》所谈的韵其实是曲韵。

但是,我们实在不必追究那些名称混乱的情形;只须就一般人所谓“词”和“曲”而去寻求它们的定义。实际上,词和曲是有分别的。

依一般人看来,词和曲的最大分别是:前者只是一种变相的诗(最初是配音乐的,后来连音乐也不配了);后者却是一种可以表演的戏剧,所以除了曲调之外还有科白。但是,我们不愿从这上头去说明词和曲的分别,因为:(一)科白之类不是诗,而我们只想从诗的本质上去分辨词和曲;(二)曲中有一种散曲,是和戏剧没有关系的,因此咱们不能说曲就是戏剧。

从诗的本质上看,词和曲的分别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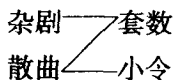
1. 词的字句有一定;曲的字数没有一定,甚至在有些曲调里,增句也是可以的。(参看下文第二节。)
2. 词韵大致依照诗韵;曲韵则另立韵部。(参看下文第三节。)
3. 词有平上去入四声;北曲则入声被取消了,归入平上去三声。(参看下文第五节。)

曲有北曲南曲之分。依王易《词曲史》所论,它们的主要分别

在乎：(一)板式；(二)谱式；(三)套数；(四)宫调。这些都和诗的本质没有关系。实际上，假使不管上述的四种情形，北曲和词的分别大，南曲和词的分别小。因此，我们为节省篇幅起见，预备撇开南曲不谈。现存的元曲中，除《琵琶记》外，都是北曲。本书所论，一律以元曲为标准，因为每一种诗体在首创的时代，它的规律总是比较地严格的。正像我们论诗宗唐，论词宗宋一样，我们论曲不能不宗元。

曲有杂剧散曲之分。杂剧就是一种带着科白的歌剧(南曲里称为传奇)，其中的曲调是剧中人唱的(往往是主角唱，而且往往全剧只有一个人唱)；散曲不是戏剧，没有科白，只是一种吟咏，较近于词。到底先有杂剧还是先有散曲呢？依我们猜想是先有杂剧，因为衬字是由歌曲而生的，没有歌曲则无所谓衬字了。

曲又有小令和套数之分。小令等于一首单调的词，套数则是几个或十余个曲调的组合。杂剧里只有套数，没有小令。散曲里有小令，也有套数。它们的关系如下图：



曲一套，称为一折。普通全剧只有四折，或再加楔子。北曲共分为十二个宫调(大概说来是十二类的调子)。原则上，同套者必须同一宫调。十二宫调的名称如下：

- | | | | |
|-------|--------|---------|---------|
| 1. 黄钟 | 2. 正宫 | 3. 大石调 | 4. 小石调 |
| 5. 仙吕 | 6. 中吕 | 7. 南吕 | 8. 双调 |
| 9. 越调 | 10. 商调 | 11. 商角调 | 12. 般涉调 |

这十二宫调当中，最常用的是正宫，仙吕，中吕，南吕和双调，其次是越调和商调(第一折往往用仙吕，其他三折随便)，又其次是大石和黄钟，最罕见的是小石，商角和般涉。现在依照《中原音韵》，把七种常用的宫调里面的曲牌录出如下：

1. 正宫 端正好 滚绣球 倘秀才 灵寿杖(呆骨朵) 叨叨

令 塞鸿秋 脱布衫 小梁州 醉太平 伴读书(村里秀才) 笑和尚 白鹤子 双鸳鸯 货郎儿 蛮姑儿 穷河西 芙蓉花 菩萨蛮 黑漆弩(学士吟,鸚鵡曲) 月照庭六么遍(柳梢青) 甘草子 三煞 啄木儿煞 煞尾

2. 仙吕 端正好 赏花时 八声甘州 点绛唇 混江龙 油葫芦 天下乐 那叱令 鹊踏枝 寄生草 六么序 醉中天 金盏儿(醉金钱) 醉扶归 忆王孙 一半儿 瑞鹤仙 忆帝京 村里逐鼓 元和令 上马娇 游四门 胜葫芦 后庭花(亦作煞) 柳叶儿 青哥儿 翠裙腰 六么令 上京马 袄神急 大安乐 绿窗怨 穿窗月 四季花 雁儿 玉花秋 三番玉楼人 锦橙梅 双雁子 太常引 柳外楼 赚煞尾

3. 中吕 粉蝶儿 叫声 醉春风 迎仙客 红绣鞋(朱履曲) 普天乐 醉高歌 喜春来(阳春曲) 石榴花 斗鹤鹑 上小楼 满庭芳 十二月 尧民歌 快活三 鲍老儿 红芍药 剔银灯 蔓菁菜 柳青娘 道和 朝天子(谒金门) 四边静 齐天乐 红衫儿 苏武持节(山坡羊) 卖花声(升平乐) 四换头 摊破喜春来 乔捉蛇 煞尾

4. 南吕 一枝花 梁州第七 隔尾 牧羊关 菩萨梁州 玄鹤鸣(哭皇天) 乌夜啼 骂玉郎 感皇恩 采茶歌(楚江秋) 贺新郎 梧桐树 红芍药 四块玉 草池春(斗虾蟆) 鹤鹑儿 阅金经(金字经) 翠盘秋(干荷叶) 玉交枝 煞 黄钟尾

5. 双调 新水令 驻马听 乔牌儿 沉醉东风 步步娇(潘妃曲) 夜行船 银汉浮槎(乔木查) 庆宣和 五供养 月上海棠 庆东原 拨不断(续断弦) 搅筝琶 落梅风(寿阳曲) 风入松 万花方三叠 雁儿落(平沙落雁) 德胜令(阵阵赢,凯歌回) 水仙子(凌波仙,湘妃怨,冯夷曲) 大德歌 镇江回 殿前欢(小妇孙儿,凤将雏) 滴滴金

(甜水令) 折桂令(秋风第一枝,天香引,蟾宫曲,步蟾宫)
 清江引 春闺怨 牡丹春 汉江秋(荆襄怨) 小将军 庆
 丰年 太清歌 小阳关 捣练子(胡捣练) 秋莲曲 挂玉
 钩序 荆山玉(侧砖儿) 竹枝歌 沽美酒(琼林宴) 太
 平令 快活年 乱柳叶 豆叶黄 川拨棹 七兄弟 梅花
 酒 收江南 挂玉钩(挂搭沽) 早乡词 石竹子 山石榴
 醉娘子(醉也摩挲) 驸马还朝(相公爱) 胡十八 一锭
 银 阿纳忽 小拜门(不拜门) 慢金盏(金盏儿) 大拜
 门 也不罗(野落索) 小喜人心 风流体 古都白 唐元
 夕 河西水仙子 华严赞 行香子 锦上花 碧玉箫 袄
 神急 骤雨打新荷 驻马听近 金娥神曲 神曲缠 德胜
 乐 大德乐 楚天遥 天仙令 新时令 阿忽令 山丹花
 十棒鼓 殿前喜 播海令 大喜人心 醉东风 间金四块
 玉 减字木兰花 高过金 盏儿 对玉环 青玉案 鱼游
 春水 秋江送 枳郎儿 河西六娘子 皂旗儿 本调煞
 鸳鸯煞 离亭燕带歇指煞 收尾 离亭燕煞

6. 越调 斗鹤鹑 紫花儿序 金蕉叶 小桃红 踏阵马 天
 净沙 调笑令(含笑花) 秃厮儿(小沙门) 圣药王 麻
 郎儿 东原乐 络丝娘 送远行 绵搭絮 拙鲁速 雪里
 梅 古竹马 郢州春 眉儿弯 酒旗儿 青山口 寨儿令
 (柳营曲) 黄蔷薇 庆元贞 三台印(鬼三台) 凭阑人
 耍三台 梅花引 看花回 南乡子 糖多令 雪中梅 小
 络丝娘 煞 尾声

7. 商调 集贤宾 逍遥乐 上京马 梧叶儿(知秋令) 金菊
 香 醋葫芦 挂金索 浪来里(亦作煞) 双雁儿 望远行
 凤鸾吟 玉抱肚 秦楼月 桃花浪 高平煞 尾声

有同一曲而入两种以上的宫调者,例如:

仙吕双雁子(双燕子)即商调双雁儿。

(根据《北词广正谱》。)

但是,有些完全同名的曲子,内容倒反是不同的:

端正好:正宫与仙吕不同。

上京马:仙吕与商调不同。

袄神急:仙吕与双调不同。

斗鹌鹑:中吕与越调不同。

红芍药:中吕与南吕不同。

其他各曲异同,有《北词广正谱》等书可考。

在原则上,同一套内的曲,必须同一宫调,但有时也可以“借宫”。借宫是有相当限制的。普通借宫的情形如下:

正宫:叫声(借中吕) 鲍老儿(借中吕) 十二月(借中吕)

尧民歌(借中吕) 快活三(借中吕) 朝天子(借中吕)

村里迓鼓(借仙吕) 元和令(借仙吕) 上马娇(借仙

吕) 胜葫芦(借仙吕)

仙吕:得胜乐(借双调)

南吕:水仙子(借双调) 荆山玉(借双调) 竹枝歌(借双调)

神仗儿(借黄钟)

中吕:脱布衫(借正宫) 小梁州(借正宫) 哨遍(借般涉)

耍孩儿(借般涉,最常见) 六么遍(借正宫) 六么序

(借仙吕) 白鹤子(借正宫) 滚绣球(借正宫) 倘秀

才(借正宫) 蛮姑儿(借正宫) 穷河西(借正宫) 呆

骨朵(借正宫) 伴读书(借正宫) 笑和尚(借正宫)

后庭花(借仙吕) 双鸳鸯(借正宫) 墙头花(借般涉)

双调:干荷叶(借南吕) 梧桐树(借南吕) 金字经(借南吕)

金盏儿(借仙吕) 卖花声煞(借中吕)

越调:醉中天(借仙吕) 醉扶归(借仙吕)

商调:后庭花(借仙吕) 青哥儿(借仙吕) 春闺怨(借双调)

雁儿落(借双调) 得胜令(借双调) 小梁州(借正宫)

牡丹春(借双调) 秋江送(借双调) 双雁儿(借仙吕)

柳叶儿(借仙吕) 上京马(借仙吕) 山坡羊(借中吕)

四季花(借仙吕) 元和令(借仙吕) 上马娇(借仙吕)
游四门(借仙吕) 胜葫芦(借仙吕) 节节高(借黄钟)
四门子(借黄钟)

由上所述,可见借宫也不是随便可借的,大约须宫调相近,然后可借。譬如正宫与中吕、仙吕相近,中吕与正宫、般涉相近,双调与南吕相近,商调与仙吕、双调相近,等等。散曲的套数则不借宫。

有些曲子是有连带关系的,往往是两三个曲子共成一组,不可分割。每套的开始每一组大致如下:

正宫:端正好 滚绣球 倘秀才
仙吕:点绛唇 混江龙 油葫芦 天下乐(偶有例外)
中吕:粉蝶儿 醉春风
南吕:一枝花 梁州第七
双调:新水令 驻马听(或步步娇)
越调:斗鹤鹑 紫花儿序
商调:集贤宾 逍遥乐

其他各组如下:

正宫:倘秀才与滚绣球(这两个曲子叫做子母调,可以轮流连用至数次) 脱布衫与小梁州
仙吕:那叱令与鹊踏枝、寄生草(寄生草较有独立性)
中吕:快活三与朝天子(或鲍老儿) 剔银灯与蔓菁菜 石榴花与斗鹤鹑 十二月与尧民歌
南吕:隔尾与牧羊关 玄鹤鸣(哭皇天)与乌夜啼 红芍药与菩萨梁州 骂玉郎与感皇恩、采茶歌
双调:雁儿落与得胜令 滴滴金(甜水令)与折桂令 川拨棹与七弟兄 梅花酒与收江南(往往跟着上一组) 沽美酒与太平令
越调:调笑令与小桃红(多数) 秃厮儿与圣药王 东原乐与绵搭絮(多数) 黄蔷薇与庆元贞
商调:金菊香与醋葫芦(或凤鸾吟)

因此,在小令里,有“带过”的办法(或简称“带”或“兼”),例如骂玉郎带过感皇恩、采茶歌,雁儿落带过得胜令,黄蔷薇带庆元贞,齐天乐带红衫儿等。

一个剧本的开始,可以_点先来一个楔子;甚至一折的开始也可以有楔子,不过罕见罢了。楔子往往是仙吕〔赏花时〕,或仙吕〔端正好〕。一个曲子完了,如果意有未尽,可以来一个么篇。么篇大概就是“前腔”的意思,有时候字句稍有增减。

现在谈到小令。并非每一个曲牌都可用为小令。滚绣球,倘秀才之类是限用于杂剧和套数的。普通常见的元人小令只有下列这些曲子(最常见者加点为号):

正宫:塞鸿秋 醉太平 小梁州 六么遍 叨叨令 鹦鹉曲

仙吕:寄生草 醉中天 一半儿 游四门 后庭花 青哥儿

四季花 锦橙梅 三番玉楼人 太常引

中吕:朝天子(谒金门) 红绣鞋 山坡羊 迎仙客 喜春来
(阳春曲) 上小楼 满庭芳 乔捉蛇 鹊打兔 醉春风
快活三 尧民歌 摊破喜春来 卖花声(升平乐)

齐天乐带过红衫儿

南吕:四块玉 阅金经(金字经) 干荷叶 玉娇枝 骂玉郎
带过感皇恩、采茶歌

双调:大德歌 大德乐 沉醉东风 碧玉箫 庆东原 驻马
听 拨不断 寿阳曲(落梅风) 折桂令(蟾宫曲) 百
字折桂令 清江引 殿前欢 水仙子 雁儿落带得胜
令 新时令 秋江送 十棒鼓 袄神急 楚天遥 播
海令 青玉案 殿前喜 华严赞 山丹花 鱼游春水
骤雨打新荷 步步娇 太平令 梅花酒 小将军 阿
纳忽 捣练子 春闺怨 快活年 皂旗儿 枳郎儿
庆宣和 风入松

越调:天净沙 小桃红 凭阑人 寨儿令(柳营曲) 黄蔷薇
带庆元贞 糖多令 小络丝娘

商调:梧叶儿(知秋令) 百字知秋令 望远行 玉抱肚 秦楼月(忆秦娥) 满堂红 商调水仙子 芭蕉延寿 蝶恋花

黄钟:人月圆 刮地风 昼夜乐

曲牌和词牌相同者颇多,也许当初同出一源(不一定是);但就事实上看来,有些虽然相同,有些却大不相同。就北曲而论,曲与词名同而实亦同者,有下列各曲(曲皆单调,不似词有双阙):

点绛唇 太常引 忆王孙 风入松(同词的第一体) 糖多令 秦楼月(同前阙或后阙均可) 南乡子 念奴娇 鹊踏枝(双调) 青杏儿 鹧鸪天

大致相同者,有下列各曲:

青玉案 忆帝京 粉蝶儿 昼夜乐 喜迁莺 女冠子 归塞北(望江南) 醉春风 夜行船 梅花引 集贤宾 瑞鹤仙

名同而实不同者,有下列各曲:

捣练子 调笑令 醉太平 贺圣朝 鹊踏枝(仙吕) 感皇恩 离亭宴(燕) 六么令 八声甘州 哨遍 踏莎行 应天长 后庭花 望远行 乌夜啼 贺新郎 满庭芳 剔银灯 最高楼(醉高歌) 女冠子 滚绣球 天下乐 金盏儿 朝天子 齐天乐 卖花声 四换头 玉交枝 驻马听 滴滴金 豆叶黄 川拨棹(拨棹子) 减字木兰花 雁过南楼 金蕉叶 道遥乐 黄莺儿 玉抱肚 垂丝钓

有些曲子,名称虽不和词相同,实际上是词的变相。最显明的例子是〔一半儿〕。它是〔忆王孙〕的变相。试比较下面的两个例子:

〔忆王孙〕(香闺) 秦 观

萋萋芳草忆王孙。
柳外楼高空断魂。
杜宇声声不忍闻。
欲黄昏,
雨打梨花深闭门。

〔一半儿〕(野桥)

张可久

海棠香雨污吟袍；

薜荔空墙闲酒瓢；

杨柳晓风凉野桥。

放诗豪，

一半儿行书，一半儿草。

“儿”是衬字；除了“儿”字不算，字数和格式都和〔忆王孙〕相同。〔一半儿〕普通在末句仄煞，〔忆王孙〕普通在末句平煞，这是小小的分别。但〔一半儿〕亦有平煞者，如赵善庆《寻梅》：“一半儿衔着一半儿开”；〔忆王孙〕入曲后亦有仄煞者，如白仁甫《梧桐雨》：“苔浸凌波罗袜冷”。总之，它们的关系是很明显的。

单就诗的本质来说，曲实在就是词的一种，在杂剧和传奇里，它是戏剧中的词。再溯得远些，词又是诗的一体，所以杂剧和传奇又是一种诗剧。就散曲说，曲和词的界限更难分了。咱们不能以曲牌与词牌的名称之不同来把它们分成两种诗体。在上文我们以韵部的不同和声调的不同来辨别曲和词，也只不过是一种说法。其实，到了元代，实际口语和唐代的语音相差得太远了，作曲的人不能不顺着自然的趋势，去变更曲的韵部和调类。严格地说，在诗的本质，这声韵方面并不能说有很大的关系。那么，曲和词的最大分别就在于有无衬字。这就是下节所要讨论的了。

第二节 衬字和字句的增损

衬字，就是在曲律规定必需的字之外，增加的字。就普通说，这种衬字在歌唱时，应该轻轻地带过去，不占重要的拍子；尤其北曲是如此。试比较下面的一首词的〔念奴娇〕和一首曲的〔念奴娇〕：

石头城	萨都刺	伯梅香	郑德辉
石头城上，		惊飞幽鸟，	
望天低，		荡残红，	
吴楚眼空无物。		扑簌簌胭脂零落。	
指点六朝形胜地，		门掩苍苔书院悄，	
惟有青山如壁。		润破窗纸偷瞧。	
蔽日旌旗，		则为一操瑶琴，	
连云檣榭，		一番相见，	
白骨纷如雪。		又不曾道闲期约。	
大江南北，		多情多绪，	
消磨多少豪杰！		等闲肌骨如削！	

曲中的“扑”，“则为”，“又不”，都是衬字。就意义上说，衬字往往是些无关重要的字。就音韵上说，衬字不能用于重音，因此，衬字不能用于句末（这里的句指 sentence），尤其是不能用做韵脚。

要知道句末无衬字，必须先知曲子的句末无轻音。情貌词和语气词如“着”“了”“啊”（“呵”）等字，及词尾“儿”字，在现代普通话里念轻音的，在元曲里的句末都念重音。例如：

霍霍的揭动朱帘时你等着（韵），剥剥的弹响窗棂时，痴痴的俺来了。（郑德辉《伯梅香》）

则这夜到明，明到夜，夜到晚（韵），可早刮马也似光阴过了。

（王仲文《张子房》）

欲审旧题诗（韵），支关上阁门儿。（无名氏《游四门》小令）

待推来怎地推（韵）？不招承等甚的？（孙仲章《勘头巾》）

我则道拂花笺，打稿儿（韵），元来他染霜毫，不勾思。（王实甫《西厢记》）

甫《西厢记》）

不是见吃闪着亏你劝不的（韵），把俺死央及。（王伯成《天宝遗事》）

宝遗事》）

势到来如之奈何（韵）！若是楚国天臣见了呵（韵），其实难回

避，怎收撮？（无名氏《气英布》）

非但句末的衬字不可能，连一个停顿处（pause）普通也不用衬字。像上文所举郑德辉《伯梅香》里“弹响窗棂时”的“时”字用为衬字，是罕见的例外。

最常见的衬字自然是用于句首的（这里的句是指句子形式）。这种衬字有虚字，有实字，最不拘。例如：

〔石榴花〕

大师一一问行藏，

小生仔细诉衷肠：

自来西洛是吾乡；

宦游四方，

寄居咸阳。

先人拜礼部尚书多名望，

五旬上因病身亡。

平生正直无偏向，

止留下四海一空囊！（王实甫《西厢记》）

〔上小楼〕

小生特来见访，

大师何须谦让？

这钱也难买柴薪，不勾斋粮，

且备茶汤。

你若有主张，

对艳妆，

将言词说上，

我将你众和尚死生难忘！（王实甫《西厢记》）

至于句中，原则上只能用虚字。这里所谓虚字，包括情貌词“了”和“着”，助动词“将”和“把”，副词“也”和“又”，后附号“的”“行”，以及“里”“般”“来”“这”“那”“他”“我”等字，又叠字的第二字亦可归入此类。现在分别举例如下：

“了”字。

游了洞房，登了宝塔。（王实甫《西厢记》）

且休泄漏了天机。（曾瑞卿《留鞋记》）

泄漏了春光。（无名氏《杜鹃啼》）

“着”字。

腕鸣着金钏，裙拖着素练。（关汉卿《玉镜台》）

你则合小心儿镇守着夹山寨。（李直夫《虎头牌》）

我向竹篱茅舍枕着山腰。（李寿卿《叹骷髅》）

殿阶前空立着正直碑。（尚仲贤《王魁负桂英》）

“将”字和“把”字。

不向村务里将琴剑留，仓廩中把米麦收。（无名氏《丽人天气》）

将耳朵儿挽了把金莲蹏。（无名氏《乔捉蛇》小令）

“也”字。

便是铁石人也意惹情牵。（王实甫《西厢记》）

壮志也消磨。（张云庄《梅花酒》小令）

“又”字。

行者又嚎，沙弥又哨。（王实甫《西厢记》）

更俄延又恐怕他左猜。(马致远套数《集贤宾》么篇)
“的”字。

我是他亲生的女。(关汉卿《金线池》)

送女的霜毫笔,守亲的石砚台。(王实甫《芙蓉亭》)

以此上不免的依随。(王伯成《天宝遗事》)

眼脑里嗤嗤的采揪捩。(关汉卿《调风月》)

“行”字。

不是我兄弟行偻落,婶子行熬煎,向侄儿行埋怨。(李直夫
《虎头牌》)

“里”字。

每日向茶坊酒肆勾阑里串。(李直夫《虎头牌》)

猛可里见姨夫。(亡名氏《翠楼红袖》)

少不得北邙山下丘土里埋。(亡名氏《秋江送》小令)

“般”字。

有韦娘般风度,谢女般才能。(商政叔《拈花惹草心》)

蠢鱼般不出费钻研。(王实甫《西厢记》)

黑铍般髭须。(明贾仲明《金童玉女》)

有一千般歹斗处。(王伯成《天宝遗事》)

“来”字。

向前来推那玉兔鹑。(关汉卿《调风月》)

若得他来双双配偶。(白仁甫《御水流红叶》)

度量来非为人谗谮。(朱庭玉《既不知心》)

气昂昂九尺来彪躯。(王伯成《天宝遗事》)

“这”字。

你看这迅指间鸟飞兔走。(不忽麻《身卧槽丘》)

曲卖了这庄田。(张酷贫《汗衫记》)

“那”字。

他越把那庞儿变。(关汉卿《玉骢丝控》)

“他”字。

料应他必定是个中人。(张小山《锦橙梅》小令)
“我”字。

闪的我孤单。(亡名氏《鱼游春水》小令)
不着我题名儿骂。(亡名氏《三番玉楼人》小令)
“俺”字。

兀的不思量杀俺也么天。(关汉卿《玉驄丝控》)
大古是知重俺帝王家。(白仁甫《梧桐雨》)
“个”字。

谁是谁非辨个清浊。(康退之《黑旋风负荆》)
但见个客人,厌得倒褪。(王实甫《西厢记》)
留下这买路钱,别有个商议。(白仁甫《箭射双雕》)
虽是个女流辈。(商政叔《拈花惹草心》)

“些”字。
玉容上带着些寂寞色。(马致远套数《集贤宾》么篇)
无些儿效功。(白仁甫《东墙记》)

“和”字。
古和今都是一南柯。(张云庄《急流勇退》)

“价”字。
我每日价枕冷衾寒。(关汉卿《绯衣亭》)

“厢”字。
耳边厢金鼓连天。(王实甫《西厢记》)

叠字。
相公又恶嗽嗽乖劣。(白仁甫《墙头马上》)
醉醺醺酒淹衫袖湿。(无名氏《四季花》小令)
则见那瘦岩岩影儿可喜杀。(马致远《汉官秋》)
败叶儿浙零零乱飘。(明杨景言套数《二郎神》)
那绿依依翠柳。(同上)

每句可衬多少字,并没有一定的规律。大致说来,小令衬字少,套数衬字多,杂剧衬字更多。与词名实都同的曲子,衬字也往